

王毅

著

百年诗说



NLIC2971126886

从雨巷到致橡树 从徐志摩到余秀华

中国新诗的心灵之旅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百年诗说

任毅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诗说/任毅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

ISBN 978-7-307-15980-8

I. 百… II. 任…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现代 ②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660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钟祥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 字数:372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5980-8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言

《百年诗说》即将付印，任毅要我写个序，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毅硕士阶段师从著名诗学家吕进先生和蒋登科教授，在新诗研究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三年前考入武汉大学读博士学位，主要精力转向我负责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所撰关于鲁迅《野草》研究的文章后来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回他拿来书稿，我才发现，他历年撰写发表的关于新诗研究的文章已经相当可观，这次编辑出版，起名“百年诗说”，我想主要是因为书中所论涉及百年中国新诗人及诗歌文本。这在他，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对于喜欢诗歌和关注中国新诗发展的读者，也无疑是个好消息。

新诗诞生，迄今已近百年，期间群星璀璨，诗人辈出。本书遴选了40余位诗人，结合他们成熟期的代表诗作，深入诗歌文本，探讨诗美内蕴。研究的构想和编辑的思路，是以点带面，兼及其余，不是面面俱到，但求个案深入，不作陈辞套语，拓展逆向创新。批评方法上，力求把新批评的细读法和中国式的整体感知结合起来，知人论诗与顿悟体验融为一体，同时兼顾了中国新诗的传统继承与现代技法，潜入诗人情思内核与诗歌语言本体，见微知著，多有新见。

中国新诗经历了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四个发展阶段。白话诗派、五四浪漫派、新月古典派、象征诗派、中国诗歌会、现代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依次领潮。在不同诗潮的分流与整合中，鲁迅、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穆旦成为诗穹中的明星，《野草》《女神》《志摩的诗》《望舒草》《大堰河》《慰劳信集》等诗集均为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诗集。中国诗歌会的杨骚，“七月诗派”的绿原、牛汉、阿垅等，也是当时诗群中的代表诗人。每个研究对

象都是一个丰富的存在，任毅的论述抓住了他们的创作个性和历史的独特性，是有眼光的。

20 世纪下半叶，“十七年新诗”延续了“延安诗歌”的民族性与大众化特点，但在现代性探索上基本断裂。“白洋淀诗群”上承“九叶”，下启“朦胧”，食指（郭路生）是转型时期的代表诗人。朦胧诗派中，舒婷是个代表，她的诗的复杂性也正与这一诗派命名的朦胧性相同。当“第三代”忙于语言实验的时候，游走于青藏高原的昌耀以沉潜的姿态穿越“潜在写作”，直到 80 年代末才跃上文坛，90 年代即抵达西部诗歌应有的哲思高度。共和国将军诗人朱增泉从“猫耳洞”里爬出来，历经改革开放的转型时代，完成了当代军旅诗歌从单纯政治抒情到现代反思的突破。与“第三代”一同成长起来的还有四川诗人梁平，他的诗始于 80 年代后期，成熟于 90 年代，长诗《重庆书》是他在世纪之交完成的佳作，引起了当年诗坛轰动。20 世纪 60—80 年代，与内地诗潮发展相悖，台湾诗坛经历了从西方化的现代主义到回归民族传统的探索历程，90 年代两岸诗坛开始合流。余光中的新诗创作算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上述诗人的作品在向我们言说诗心的同时，也道出了时代文化的丰富信息。

21 世纪刚刚过去 15 个年头，新诗借助网络传播等途径开始了包括诗歌精神、诗体形式在内的“二次革命”。“朦胧诗”之后“第三代”之前，还有一大批“新来者”，其后又有“中间代”、“70 后”诗人群的崭露头角。韩作荣、侯马、雷平阳、洪烛、娜夜、道辉、安琪、康城、金铃子、吴岩松、胡弦等诗人先后成为当下诗坛的领潮者。还有更年轻的徐钺、王小忠、阿华、子梵梅、余秀华等也在数字时代与地域文化的召唤下投入到新世纪诗歌的创作洪流中。网络诗歌人文精神及其诗学价值的重建必将成为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新诗研究关注的核心。

读诗是一种缘分，论诗是一种勇气。这些渐渐泛黄的诗句依然在向读者言说诗人创作的焦虑和他们的理性解脱，告诉我们作家的爱恨情仇，时代的风风雨雨，艺术探索的艰辛，百年传承的不易。

中国新诗依然在变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成长。诗人在说，文本在说，读者在说，批评家也在说——百年新诗期待爱诗的人们自由言说。借助这本书的出版，希望任毅可以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陈国恩

2015年3月3日珞珈山

目 录

引 论	百年诗史的重构与“余秀华现象”	/1
第一章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新诗的生成	/17
第一节	《野草》：鲁迅的焦虑与反抗哲学	/17
第二节	《女神》：郭沫若的“五四情歌”	/30
第三节	徐志摩“遗梦”与戴望舒的“寻梦”	/41
第四节	“左翼之子”杨骚的诗	/49
第五节	艾青：红与黑及诗体散文化	/66
第六节	“七月三声”：绿原、曾卓、阿垅	/73
第七节	穆旦：现代性与伪“经典化”	/82
第二章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新诗的嬗变	/93
第一节	余光中：传统与先锋	/93
第二节	食指：生命炼狱中的野花	/109
第三节	舒婷：朦胧的“现代性”	/124
第四节	昌耀：意象世界与文化内蕴	/139
第五节	朱增泉：忧患精神与超时空意蕴	/153
第六节	梁平：《重庆书》的长诗结构和人称	/205
第三章	21 世纪初“新诗的二次革命”	/213
第一节	中间代：命名及其特色	/213
第二节	“70 后”诗歌研究	/229
第三节	“新来者”的世纪九歌	/250
第四节	21 世纪初青年诗人论	/301
第五节	网络诗歌对人文精神的解构	/345
第六节	当下网络诗歌精神建构	/354

第七节 “新诗二次革命”与精神重建 /368

后 记

/407

引论：百年诗史的重构与 “余秀华现象”

近来，“余秀华诗歌热”如火如荼。余秀华诗歌中真诚而质朴的抒情，新奇而大胆的梦想，借助网络博客、微信、电视、平媒出版等多种媒介手段，迅速得已扩散和传播。这是诗歌美学意蕴与多媒体传播时代的共赢。回首百年新诗史，“余秀华现象”正在成为21世纪媒介时代的一个诗歌神话。

百年新诗史既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启蒙史、救亡史、复兴史、情感史，更是整个民族对新诗人及其创作的一部接受史和传播史。诗意的共鸣与媒介的力量联手，才可以赢得新诗的再次复兴。

先看“余秀华现象”。

余秀华，197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肢体行动不便，高二辍学赋闲在家。1995年19岁的余秀华“在非自由恋爱下结婚”，这段婚姻除了给她带来一个现在已经19岁在武汉念大学的儿子外，更多的是不幸和苦闷，现在她与丈夫并未离婚，但多年来已少有联系。她从2009年开始写诗，主题多关于她的爱情、亲情、生活感悟，以及她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封闭村庄。迄今她已写了2000多首诗。《诗刊》编辑刘年在2014年9月下半月刊以《在打谷场上赶鸡》为题郑重推出余秀华的9首诗歌，11月23日微信公众号平台“读首诗再睡觉”推荐她的《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引发诗坛广泛关注。12月15日余秀华去北京参加由《诗刊》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最底层的人”诗歌朗诵会，2015年1月余秀华的诗《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我爱你》等爆红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1月12日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博士、Morehouse College(莫尔豪斯学院)

沈睿教授推出了长篇微信《余秀华：让我疼痛的诗歌》，称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在微信和网络上急速传播。2015年1月28日，余秀华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师大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个月内出版了她的两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摇摇晃晃的人间》，三个月内发销10万余册。其间她接受了《人民日报》、“凤凰网”、“凤凰卫视”、《南方周末》、“新浪网”等主流媒体的访谈。2015年2月以来，余秀华又先后受邀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演讲。余秀华本人则说：“感谢网络，我的诗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¹2015年4月25日广东增城，余秀华凭借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和王单单、胡弦一起荣获《诗刊》“2014年度诗人奖”。女诗人娜夜在宣读授奖辞时认为，余秀华的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透出了与众不同的人间烟火，她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摇摇晃晃的命运，让她的文字如饱满粗壮的谷穗，充满重量和力量，饱含绝望和希望，很好地诠释了诗歌的强大和生命的沉重。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的余秀华在获奖感言中说：“感谢诗歌，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每一次美好的相遇。”²

“余秀华诗歌热”是博客、微信、短信、网络自媒体创造的一个“诗歌神话”，现在看来，大多数转载还是源于对余秀华诗意的认同与共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张清华教授说：“余秀华的诗，语言表达比较有力量，有质感，有痛感，文学性也不低。就算不考虑她的身体状况，她也是位不错的诗人。”³媒体人魏英杰也认为，“作为一个农民诗人和脑瘫患者，余秀华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受益于拥有几亿用户的微信等新媒介的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是余秀华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路径。……但这不是余秀华走红的全部。关键还是大众审美偏好及其赏鉴水平。余秀华

1 《诗人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燕赵都市报》，2015年1月22日。

2 据罗艾桦新闻：《余秀华摘得〈诗刊〉年度“诗人奖”》，《人民日报》，2015年4月27日。

3 《余秀华第一本诗集签约》，《华西都市报》，2015年3月2日。

诗作一开始在社交媒介被自发传播，表明她拥有被广泛认可的潜质。”¹迄今发布和出版的余秀华诗歌的主题内涵，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社会底层爱而不得的困境、乡村草根病患生存的苦难、身残志坚的励志情怀、网民情感的日常抒写。在收入两本诗集的200多首诗歌中，相对来说，大约80首是抒写两性爱情的，占2/5；其二，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乡村生活的艰辛描述，约50首，占1/4；其三，是倔强个性抗争励志类的作品，约40多首，占1/5；其四，日常情感的抒写约30余首，约占1/7。阙爱与病患构成余秀华人生与诗歌的底色，抗争与宣泄是余秀华作为当代女诗人的亮色与特色。

首先，底层爱而不得的困境。在余秀华所有的情诗中，都隐含有一个共同的悲剧：热烈痴情急切的女子，渴望爱情，想象纯洁的异性之爱，但又害怕全身心的投入，男子初期的纯情、热烈，最终还是离去。长期扭曲压抑的女性意识，爱而不得的寂寞热烈苦痛，愈挫愈勇的大胆憧憬，让诗歌显得出离世俗，悖离道德，打动人心。《诗刊》编辑刘年说：“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²爱与痛，贯穿余秀华的情诗。她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我爱你》，她两本诗集的第一篇都是这首诗。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1 魏英杰：《社交媒介成就了余秀华神话》，《新京报》，2015年1月19日。

2 刘年：《诗歌，是人间的药——余秀华和窗户的诗歌编后记》，《诗刊》2014年9月下半月刊“双子座推介”栏目，第21页。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2014年1月13日

这是一个病患对健康生存的渴望，冲泡汤药，冲泡生命，充满着对健康和爱情的渴望，冲泡希望。“仿佛”却又消解了这种希望。雪意象，洁白而易融化，这是单纯而易破灭的梦想，即精神之恋。在封闭但干净的院子里，外在环境实际是写内心洁净，情感的纯粹。读你的诗，想念你，这不合世俗的精神之恋，稍纵即逝，“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岁月老去，“我”已不再青春，病体也无法再为爱伤心。关于庄稼的书，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健全人体与病残身躯之间的对立，充满了对健全肢体、完美爱情的渴望。用一本书来寄托自己对你的热烈的爱情，但这爱情为世俗社会所不容，我残缺的肢体也会令它方生即死，这种向死而生的爱情让我提心吊胆，但是，我依然爱你。全诗是纯净、热烈、隐忍的，但又是悲壮、惨烈、抗争的。

这是余秀华独特的爱情方式。无论灵肉结合实现与否，精神之恋总是寄托着美丽的幻想与热烈的憧憬，而病体的残缺或者其他条件的不完整性，又往往成为爱情悲剧的共同原因，所以诗人的心灵悲剧又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另外如《向空中挥手的人》《面对面》《关系1》《手持灯盏的人》《不要赞美我》《悬石》《源》

《致》《呼伦贝尔》《在我们腐朽的肉体上》《如何让你爱我》等，余秀华的大多数情诗都具有类似的情结与独特的表达。从外人看来这种大胆赤裸真挚的女性抒情，其实正是一个病残躯体长期性压抑的正常宣泄，它是健康自由符合人性的。

其次，草根乡村病患生存的苦难。余秀华诗歌中充满乡村病患家庭的苦难叙事，父母年老，治病护养，相依为命，还要担心女儿的未来，插门女婿，性情冷漠，粗鲁打骂，孙子年幼，女儿力不从心，艰难自理，焦虑苦闷，日夜煎熬。这些都在余秀华的诗中有所体现。所以，横店村里淳朴的村民，甚至许多曾经支持帮助她走上前台的人，还有如中国诗歌流派网编辑王法、荆门晚报编辑黄旭升、荆门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书新、《诗刊》杂志社编辑刘年等，对她泼辣极端的脾气也都能同情、包容和宽解。

诗人对这些苦难的表现并非想要唤起怜悯，而是伴随着隐忍与倔强的抒情，读来令人震撼。如《我养的狗，叫小巫》：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
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

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
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

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
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
他喜欢跳舞的女人
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
他说，她们会叫床，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
还总是蒙着脸

我一声不吭地吃饭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

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

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狗与人是孤单寂寞时的陪伴，女诗人被醉酒丈夫殴打后跛向外婆家寻求安慰。跌倒了，狗为女主人舔血，突出了脑瘫女子的无助和可怜。北京打工的丈夫却在外跳舞偷情，而“我”的隐忍无奈由一个喂狗的动作传达出来，女诗人蔑视偷情丈夫的无耻炫耀。家庭暴力中，小狗的乞怜与女子的倔强内心更加令人同情。结尾催人泪下：外婆已经死去多年，那个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人已经逝去，“我”更加无助孤单，而只有小巫能够陪伴安慰我。隐含的夫不如狗的愤怒，早已溢出纸背。

《一包麦子》写的是年老父母的辛酸无助与无力感恩。

第二次，他把它举到了齐腰的高度

滑了下去

他骂骂咧咧，说去年都能举到肩上

过了一年就不行了？

第三次，我和他一起把一包麦子放到他肩上

我说：爸，你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举不起一包小麦

是骗人呢

其实我知道，父亲到 90 岁也不会有白发

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
他有白发
也不敢生出来啊

年迈的老父亲要强能干，但年事已高，终于举不起一包麦子。造成女儿脑瘫的自责和内疚，比这包麦子更重地压在父母心头。女儿的安慰，想报答父母而不能的愧疚，祈愿父亲强健平安。“不敢”包含着对父母的深沉感恩和歉疚。结合4月底诗人在湘西演讲时得知母亲肺癌入院连夜赶回武汉，可以看出余秀华家庭的艰难处境。

《诗刊》编辑刘年说：“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丝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¹当代底层乡村虽然可以打工，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但家中若有一残疾女儿要照顾，父母年老体弱，女儿孙儿都要护养，仅靠低保还是很困难的。“不自由的婚姻”又加重了敏感女诗人的痛苦。这种苦难叙事在当今网络时代又会被放大，唤起了广大网民的人生悲悯。

再次，身残志坚的励志情怀。余秀华说：“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²余秀华的诗歌得以在博客、微信上迅速广泛流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在于“脑瘫”、“农村”这两个标签与“女诗人”之间的张力关系：身残志坚的励志精神，或者丑小鸭、灰姑娘的故事，网上戏称“心灵鸡汤”。但余秀华是真诚的、粗粝的，真实不

1 刘年：《诗歌，是人间的药——余秀华和窗户的诗歌编后记》，《诗刊》2014年9月下半月刊“双子座推介”栏目，第21页。

2 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做作，所以赢得了网络内外诗歌读者的认可，其励志效应正在不断放大、延展。

《下午，摔了一跤》就展示了这种真实的场景。

提竹篮过田沟的时候，我摔了下去
一篮草也摔了下去
当然，一把镰刀也摔下去了
鞋子挂在了荆棘上，挂在荆棘上的
还有一条白丝巾
轻便好携带的白丝巾，我总预备着弄伤了手
好包扎
但10年过去，它还那么白
赠我白丝巾的人不知去了哪里
我摔在田沟里的时候想起这些，睁开眼睛
云白得浩浩荡荡
散落一地的草绿得浩浩荡荡

残缺病体的挣扎与血污，年老体弱的母亲为了防止敏感女儿绝望自杀，让她每天割草喂几只兔子，然而她却不幸跌入荆棘丛生的田沟中。在无助中她对关爱自己的人依然心存感激，依然渴望纯洁的爱，向往着健全的生命活力。“白纱巾”、“白云”，关爱的纯净；两个“浩浩荡荡”极写云的自由自在和草色的茂盛，反衬女诗人的艰辛无助与不屈的火热灵魂。

《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表面写中年爱情，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一首热切抗争命运的生命之歌。

春天的时候，我举出花朵，火焰，悬崖上的树冠
但是雨里依然有寂寞的呼声，钝器般捶打在向晚的云朵
总是来不及爱，就已经深陷。你的名字被我咬出血
却没有打开幽暗的封印

那些轻省的部分让我停留：美人蕉，黑蝴蝶，水里的倒影
我说：你好，你们好。请接受我躬身一鞠的爱
但是我一直没有被迷惑，从来没有
如同河流，在最深的夜里也知道明天的去向

但是最后我依旧无法原谅自己，把你保留得如此完整
那些假象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啊
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
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

纯净的爱情虽然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但依然在生长。我寂寞无爱的残缺生命已走过中年，“人老珠黄万事休”，爱得急切，深陷其中，隐忍着去爱你却不敢说出我隐瞒的关于肢体和生活的真相。网友（或者顾影自怜的事物）对我的安慰令我感动，我有充满虔敬的爱，也有清醒的自知之明：这份感情终是悲剧。我本想放弃这无结果的执著，但却无法释然地把你放下。矛盾纠结之后我只能把你留在心底，我的残缺的肢体、无法自立的生活现状还是遮蔽着好。但是，我对你的爱却在艰辛的挣扎中发出更加热烈的光芒。又有谁能阻止一个身残志坚内心强大的女子去追求一份灵肉谐和的美丽爱情呢？物质贫乏与灵魂富有的反差令人扼腕，深藏在残缺肢体中的生命火焰令人惊叹。

正如《诗刊》编辑刘年推介的那样，她的内心，没有高墙、铜锁和狗，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你可以轻易地就走进进去，然后，可以放心大胆聊她的脑瘫，聊她的丈夫和孩子，聊她的爱情观，聊她的被打，她的智商不仅不低，反而很高，她还是省象棋队的队员。“我相信死亡是公平的，……我相信我是幸福的。”她的强大、她的力量、她的绝决与她的诗歌《我养的狗，叫小巫》里展现的完全